

第九道门

Arturo Pérez-Reverte

[西班牙] 阿图罗·佩雷斯·雷维特 著 范湲 译

EL CLUB DUMAS

南海出版公司

〔西班牙〕阿图罗·佩雷斯·雷维特 著 范浚 译

Arturo Pérez-Reverte

第九道门

El club Dumas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九道门 / (西)佩雷斯-雷维特著; 范涓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4.7

ISBN 978-7-5442-7195-0

I. ①第… II. ①佩… ②范… III. ①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①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7189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0-075

EL CLUB DUMAS © 1993 by Arturo Pérez-Revert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DRAKE SERVICES LTD. c/o RDC Agencia Literaria S.L.,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译文由台湾漫游者文化授权简体字版出版发行

第九道门

〔西班牙〕阿图罗·佩雷斯-雷维特 著
范涓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黄宁群
特邀编辑 陈怡萍 杨宇声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周文彬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268千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195-0
定 价 3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录

- 第一章 《安茹葡萄酒》 /4
- 第二章 死者之手 /28
- 第三章 文人与武士 /44
- 第四章 疤面男子 /67
- 第五章 回忆 /93
- 第六章 伪书与篡改 /110
- 第七章 第一本与第二本 /131
- 第八章 终极杀戮 /166
- 第九章 波拿巴街上的书商 /188
- 第十章 第三本 /207
- 第十一章 塞纳河畔 /237
- 第十二章 白金汉公爵与米莱狄 /263
- 第十三章 事情渐渐复杂起来了 /282
- 第十四章 默恩镇地窖 /302
- 第十五章 卡索与黎塞留 /323
- 第十六章 哥特小说之技巧 /346

闪烁的闪光灯将自缢者的剪影映在墙上。尸体纹丝不动地悬在客厅正中央的吊灯下，摄影师在一旁不断移位，也不停地按着快门，闪光灯一次又一次将尸体剪影投射在墙上的一系列画作上，或是装满瓷器的玻璃柜、书架以及几扇大窗拉开了的窗帘上，而窗外正下着雨。

督导勘验现场的预审法官是个年轻人。他一头稀疏的乱发还是湿湿的，就跟他肩上披的那件风衣一样。他正忙着口述勘验结果，坐在沙发上的书记员则不停地敲着放在椅子上的打字机键盘。法官索然单调的话语一一化成了文字，除了打字机滴滴答答的声响之外，屋里还不时传来同在现场勘验的警员低声交谈的声音：

“……身着睡衣，外面罩着睡袍。睡袍腰带为上吊身亡的工具。死者双手以领带绑在身前。左脚仍穿着家居拖鞋，右脚则光着……”

法官碰了一下死者穿着拖鞋的那只脚，于是，被丝质腰带缠颈而悬挂在吊灯下的尸体缓缓转向。尸体由左向右转动，然后再反向转回来，来回转动的幅度越来越小，直到停留在原位为止，仿佛罗盘上的指针慢慢又回到了指着北方的位置。法官从尸体旁边走开时，侧身闪避了正在尸体下方采集指纹的警官。地上有个碎裂的花瓶，还有一本翻开的书，书页上仍以

红笔画了线。那是一本很旧的《布拉热洛纳子爵》，以布料封面装订的廉价版本。法官弯下腰来，掠过警官肩头，他瞥见这样一段文字：

“啊！我被出卖了，”他低声说，“什么都让人知道了！”

“什么事到临了总会让人知道的。”波尔朵斯回答，其实他什么也不知道。^①

法官交代书记员把这段文字摘录下来，要求将这本书列入勘验报告里。接着，他走近一位正伫立在一扇敞开的窗前抽烟的高大男子。

“您觉得怎么样？”他在男人身旁这样问道。

这位高大的男子穿着一件皮夹克，夹克口袋上别着一枚警徽。他悠然地吸完了烟，头也不回地随手将烟蒂往背后的窗外一扔，这才总算开口答腔。

“如果有个玻璃瓶里装着白色的液体，八成就是牛奶了。”他这样答道，语带玄机，不过，法官倒是露出了会心一笑。和高大的警官不一样，法官一直望着窗外，倾盆大雨依旧冲刷着街道。有人开了客厅另一边的门，一阵冷风夹杂雨丝刮向法官的脸。

“把门关上。”他头也不回地这样吩咐道。接着，他对警官说：“有些谋杀案件会故意弄成自杀的样子。”

“或者刚好相反。”警官冷冷地应道。

“您怎么看他那双手和那条领带呢？”

“有时候，自杀者怕自己到了最后关头会后悔……谋杀的话，双手会被反绑在背后。”

“那也没差啊，”法官提出异议，“那条腰带又细又耐用。只要双脚一腾空，就算两只手没绑起来也死定了。”

“各种情况都是有可能的。等到验尸报告出来之后，我们就会比较清楚了。”

^① 参照谭玉培、吴丹丽《布拉热洛纳子爵》译文。

法官转身又看了尸体一眼。在现场搜证的警官捧着那本书站了起来。

“这一页的内容真有意思。”

高大警官耸耸肩。

“我这个人很少看书的。”他说，“不过，那个波尔朵斯，不就是那几个角色之一嘛……阿多斯、波尔朵斯、阿拉密斯还有达尔大尼央^①……”他边说边掐着手指计算，突然停顿下来，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真好玩！我一直很纳闷，明明有四个人，为什么大伙儿都叫他们‘三个火枪手’呢？”

^① 阿多斯、波尔朵斯、阿拉密斯、达尔大尼央，大仲马《三个火枪手》的主要人物。本书所涉《三个火枪手》内容，均参照郝运、王振孙译文。

第一章 《安茹葡萄酒》

最险恶的场景即将登场，请读者拭目以待。

——欧仁·苏，《巴黎的秘密》^①

我是鲍里斯·巴尔坎，曾经翻译《巴马修道院》^②一书。此外，我的书评散见大半个欧洲的各大报章杂志上，也在大学里开办有关现代作家的暑期课程，并且还编了几本关于十九世纪通俗小说的书籍。说真的，没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尤其是在这种非要把自杀事件夸大成谋杀案件的时代，罗杰·艾克罗伊德^③的心理医生之流所写的小说处处可见，有太多人热衷于出版两百来页情节刺激的小说，充其量只是顾影自怜罢了。

算了，我们言归正传吧。

卢卡斯·卡索腋下夹着《安茹葡萄酒》找上门来，我因此认识了这个人。卡索是个专替藏书家找书的书探，以书赚取暴利。做这一行，这个人

① 欧仁·苏（Eugène Sue，1804—1857），十九世纪法国作家，长篇连载小说倡导人，其小说以描写城市生活的阴暗面而闻名，《巴黎的秘密》是其代表作。

② 《巴马修道院》，法国十九世纪大文豪司汤达的名作。

③ 罗杰·艾克罗伊德，英国推理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推理名著《罗杰疑案》的主人公。

得手段够狠，口才便给，反应敏捷又沉得住气，而且运气够好。他还得有惊人的记忆力，能想起别人出大把钞票求购的那本书沉睡在哪家旧书店尘封的角落。他的客户都是精挑细选的特定人士：二十多位散布在米兰、巴黎、伦敦、巴塞罗那和洛桑的书商。这些书商向来只凭目录贩卖书籍，买卖务求稳当，每次交易不超过五十本书。这些人对古版书的严格挑剔一如贵族，精致羔羊皮纸书页绝不能以普通羊皮纸替代，页边留白一定要三厘米，这样的古版书，在市场上可以叫价好几千美元。这些自诩古登堡^①传人的豺狼虎豹，个个都是古董市场上的食人鱼、贪婪吸纳金钱的吸血鬼，为了一本初版古书，要他们出卖自己的亲娘都行；接着，他们可以面不改色地在面对米兰大教堂或是博登湖的客厅里，款待客户坐上高级皮沙发欣赏窗外美景，双手不沾任何污渍，良心无瑕。卡索这个人就有这种能耐。

进门之后，卡索卸下了肩上的帆布包，一把丢在他那双已经磨损破旧的牛津鞋旁。接着，他的目光盯住了我书桌上那幅作家拉斐尔·萨巴蒂尼^②的肖像，它就摆在那支我用来修改稿件的墨水笔旁边。我倒是挺喜欢他这个举动的，毕竟，来访的宾客当中，绝少有人会注意到这幅画，大家总以为这是哪个亲人的画像呢。我不动声色地睨着他的反应，只见他嘴角微微上扬，同时欠身坐下：这个人一脸稚气，活脱就像刚刚溜上大街的小白兔，简直就是卡通影片里人见人爱的角色。后来我才发现，这个人也可以像一匹精瘦豺狼般露出阴险冷笑，他的神情可以因时因地而变换自如。不过，那是好久以后了。当时初识，他看起来似乎挺可靠的，于是，我决定试探一下他是否虚张声势。

“他天生就有逗人发噱的本事，”我引述书中的文字，同时指着那幅画，“‘和一种这个世界疯了的感觉。’”

他缓缓点头，神情从容而坚定，我对他产生了一股同道中人的好感，

① 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约1398—1468），德国人，西方活字印刷术发明人。

② 拉斐尔·萨巴蒂尼（Rafael Sabatini，1875—1950），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英国人，精通六国语言。以短篇小说起家，后于一九二一年出版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美人如玉剑如虹》，终于成为享誉文坛的大家，另有著名海盗小说《铁血船长》等。

即使后来发生了这么多事情，那份好感依旧存在。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了一根手卷烟，跟他身上的旧外套和绒布长裤一样皱巴巴的。他在指间把玩着香烟，一双眼睛从鼻梁上那副歪斜的钢框眼镜后瞅着我，那略见花白的乱发恣意披散在前额。他的另一只手插在口袋里，仿佛在里面偷偷握着一把手枪似的。那件旧外套的两个口袋严重变形，简直就像无底洞，里面塞了一堆书籍、书目和卡片，我后来才知道，他甚至在口袋里藏了博斯杜松子酒。

“‘而那也就是他继承的全部资产了。’”他轻易就接了书中的下文，然后瘫坐在扶手椅上，面露微笑，“说真的，我倒是比较喜欢《铁血船长》那部小说。”

我严肃地举起手中的钢笔驳斥他。

“错了。《美人如玉剑如虹》之于萨巴蒂尼，就如同《三个火枪手》之于大仲马。”我朝肖像简洁地做了一个致敬的动作，“‘他天生就有逗人发噱的本事……’整个冒险小说史上没有哪本书的开头两行能与之媲美。”

“或许吧。”沉思半晌之后，他勉强应付了这么一句，接着，他把一份手稿放在桌上，手稿被保管在一个带塑料插套的文件夹里，一个插套放一页，“真巧，您正好提到了大仲马……”

他把文件夹推到我面前，然后倒转过来，好让我能阅读其中的内容。这些纸页都是单面用法文书写，纸张有两种：一种是白纸，但已因年代久远而泛黄；另一种是淡蓝色纸张，上头有细细小小的方格，同样因年深月久而陈旧。两种纸张上的字迹殊异，相较之下，淡蓝色纸张上黑色墨水写成的字迹细小多了，应是为正文而做的眉批和注解。手稿总共十五张，其中有十一张是淡蓝色的纸张。

“有意思。”我抬起头来盯着卡索，他正观察着我，平静的目光在我和文件夹之间游移着，“您是从哪里弄来这玩意儿的？”

他举起手来搔了搔眉毛。他无疑是在盘算着该对我透露多少口风才能换取他要的信息。结果，他露出了第三号表情，这回扮成天真无邪的小白兔。卡索果然是个老手。

“到处问问嘛！从一个客户的客户那里拿来的。”

“明白了。”

他突然不接话了，神情审慎。审慎意味着提防和态度保留，也表示他还在精打细算。这一点，我们俩都心里有数。

“当然，”他找补一句，“如果您真要我说的话，我可以把他们的名字透露给您。”

我告诉他没这个必要，这似乎让他安心多了。他用手指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然后询问我对于他手上那份手稿的意见。我没有立刻做出回应，倒是翻了翻手稿，直至翻出第一页来。纸上写了斗大的标题：

LE VIN D'ANJOU^①

我大声念了手稿开头的一段文字：

Après de nouvelles presque désespérées du roi, le bruit de sa convalescence commençait à se répandre dans le camp…^②

我忍不住笑了。卡索点点头，请我做出定论。

“毫无疑问，”我对他说，“这正是大仲马的作品。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三个火枪手》第四十几章的《安茹葡萄酒》。”

“四十二，”卡索确认道，“第四十二章。”

“这是原稿吗……这真是大仲马的手稿？”

“我就是为这个而来的呀。我就是想听听您怎么说。”

我微微耸肩，挑明了不想担负这突如其来的重责大任。

“为什么找上我呢？”

这么一个蠢问题，顶多只能稍微拖延点时间罢了。卡索八成已经看出

① 法文，意为“安茹葡萄酒”。

② 法文，意为“关于国王的健康情况，起先几乎都是些令人失望的坏消息，接着营地中又在开始传说他快要康复了……”。

我在故作谦虚，因为他正勉力按捺着不耐烦的情绪。

“因为您是专家，”他带点漠然地应道，“再说，您是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提起十九世纪的通俗小说，您可是无所不知的。”

“您把司汤达给忘了。”

“忘不了的，我读过您的译作《巴马修道院》。”

“啊呀，多谢抬爱。”

“不是这样，我个人其实比较喜欢孔苏埃洛·贝尔赫斯^①翻译的版本。”

我们俩都笑了起来。我对卡索这个人的好感有增无减，同时也对他的品味有了初步概念。

“您知道我的作品吗？”我继续追问他。

“知道一些。像罗平^②、拉菲兹^③、罗康博尔^④和福尔摩斯，或是伐叶-英格朗^⑤、巴罗哈^⑥以及加尔多斯^⑦的相关研究，还有《大仲马：巨人的足迹》，以及您关于《基督山伯爵》的文章。”

“这些作品，您全都读过了呀？”

“没有，我的职业虽然一天到晚跟书本打交道，但是这并不表示我非得把所有的书看完不可。”

卡索在撒谎，或者至少是在虚张声势，总之，他没有老实回应我的问题。他是有备而来，上门找我之前，已经先把我的底细摸清楚了。这家伙就跟所有疯狂嗜书的书痴一样，早在纯真的童年时期就已经手不释卷了，只是，

① 孔苏埃洛·贝尔赫斯 (Consuelo Berges, 1899—1988)，西班牙翻译名家，专精于法语经典文学译介。

② 法国作家莫里斯·卢布朗笔下的神奇怪盗。卢布朗是世界侦探、冒险文学的一代宗师，作品尤以侠盗“亚森·罗平”系列最受欢迎。

③ 英国作家赫尔南笔下的小偷侦探。赫尔南是柯南·道尔的连襟及好友，“业余神偷拉菲兹”系列开创了一个以罪犯为中心的侦探小说书写传统。

④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杜泰拉伊为其系列小说作品杜撰的人物。

⑤ 伐叶-英格朗 (Valle-Inclán, 1866—1936)，西班牙剧作家、诗人及小说家，“九八年代”重要成员之一，二十世纪西班牙文坛巨擘，而且是为西班牙现代主义奠基的重要人物。著作等身，各类作品多达数十部。

⑥ 巴罗哈 (Baroja, 1872—1956)，西班牙另一位二十世纪现代主义重量级小说家，亦为“九八年代”成员。

⑦ 加尔多斯 (Galdós, 1843—1920)，西班牙小说家、剧作家及历史学家，堪称十九世纪西班牙写实主义小说的代表性人物。

我很难想象这家伙曾经有过纯真童年。

“我知道了。”为了不冷场，我应了一句。

他蹙着眉头，正在确认自己是否遗漏了什么，接着，他摘下眼镜，对着镜片哈了一口气，然后从深不可测的外套口袋里掏出皱皱的手帕擦拭眼镜。过大的衣服替他营造出脆弱的假象，但是，配上他那啮齿动物般的门牙和沉着冷静的作风，卡索看起来就跟硬石一样顽固。这个人五官分明，一张脸有棱有角，嵌着一双处处留神的眼睛，不时以危险的纯真神情蛊惑人心。他偶尔会给人较本来面目温吞笨拙的印象，尤其是他沉默不语的时候。他那无助的样子，会令男人给他递烟，吧台酒保请他免费再来一杯，还会令女人想要当场收留他。后来，当你发现了他的真面目时，为时已晚，你已经来不及抽身了。这时候，他已经远走高飞，手上的利刃已经瞄准了下一个猎物。

“我们回头谈谈大仲马吧，”他用手上的眼镜指了指手稿，“一个能针对大仲马写出五百多页研究论述的人，应该嗅得出真实手稿的味道吧，您说是不是啊？”

我把一只手摆在那叠套上塑胶插套的手稿上，端出一副神父主持涂圣油礼般的严肃神情。

“恐怕要让您失望了，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们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卡索的笑声很特别，几乎是压着嗓子，仿佛不确定与对方是否在为一件事发笑。这是一种不爽快的、保留距离的笑声，它止歇后余音还会在空中缭绕，甚至在发笑者离去后还是如此。

“我们一步一步来谈吧……”我提出要求，“这份手稿是您的吗？”

“我刚才已经跟您说过了，不是我的。我的一个客户刚把它拿到手，他很讶异，直到目前还没听人提起过有《三个火枪手》这个章节的完整手稿……他希望能进行专业鉴定，而这就是我的工作。”

“我很惊讶您会接下这么微不足道的差事。”事实如此，我在老早以前就听说过卡索这号人物了，“毕竟，说起大仲马，如今啊……”

我让刚起了头的话悬在半空中，面带恰到好处、心照不宣的苦笑。不过，

卡索不吃我这套，心防依然坚固。

“这位客户跟我有交情。”他语气平和地指出，“所以，这算是私人性质的服务。”

“我了解。不过，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帮得上忙。我的确看过一些原稿真迹，这份有可能是真的，若要谈鉴定，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对此，您得找个高明的笔迹学家才行……我倒是认识一个优秀的笔迹学家，住在巴黎，名叫利普林格。他开了一家专卖手稿和历史文件的书店，就在圣日耳曼德佩附近……这个人是个钻研十九世纪法国作家的专家，个性很随和，跟我是好朋友。”我指着墙上其中一幅裱了框的文件，“那封巴尔扎克的亲笔信函，就是他几年前卖给我的，花了我不少钱呢。”

我拿出记事本，抄下了地址，同时附上一张我的名片，交给卡索。他将名片收进一个塞满便条和卡片的破旧名片夹里，接着从外套口袋里掏出记事本，还有一支附有橡皮擦的铅笔。橡皮擦上布满咬痕，简直就跟小学生的铅笔如出一辙。

“我可以请教您几个问题吗？”

“当然，请便。”

“您听说过世上存在《三个火枪手》任何章节的完整手稿这种事情吗？”

我摇摇头，同时套上万宝龙钢笔的笔盖。

“没听说过。这部小说在《世纪报》连载的时间是一八四四年三月到七月……当时，一旦排版完成之后，原稿就丢进字纸篓。不过，有些篇章残存了下来，关于这一点，您可以去查看一九六八年迦尼尔出版社版本里的一个附录。”

“四个月时间其实很短。”卡索咬着铅笔，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大仲马写作的速度真是快。”

“在那个年代，每个作家都有一支快笔。司汤达只花了七个礼拜就写完了《巴马修道院》。再说，大仲马还有一群写手帮他，当时的行话称之为‘黑手’。《三个火枪手》的写手叫作奥古斯特·马盖，两人后来还合作写了续集《二十年后》和终结篇《布拉热洛纳子爵》，还有《基督山伯爵》和其他

一些作品。我想，这些书您应该都读过了。”

“当然，大家都读过这些书的。”

“您应该说，以前的大家都读过这些书……”我怀着敬意翻看着手稿，“只靠大仲马的签名就能让发行量倍增、出版商大赚的时代已经远去了。大仲马的小说几乎都是以连载方式发表的，每一篇末尾写着‘请待下回分解’，忠实的读者们殷切地等着下一篇出现……不过，这些事情您应该早就知道了。”

“没关系，您继续说。”

“您还希望我说些什么？经典的连载小说的成功要素非常简单：只要有英雄，男女皆可，而他们的美德和特质又能让读者代入为书中人物……如果说这些要素至今仍成功应用在电视连续剧上，想象一下在那个年代所能造成的效应：那时没有广播和电视，中产阶级追求娱乐刺激，不大在意连载小说的质量和格调……大仲马是个天才，深谙此道，很高明地以文字实验室量产小说：这个资料用一点，那个史实添点料，再加上他本人的文才，就这样制造了让人上瘾的文字毒品。”我不无得意地指了指自己的胸口，“直到今天，他的书迷仍旧有增无减。”

卡索写着笔记。这个人心思缜密、不择手段，像黑曼巴蛇般足以使人致命——卡索的一个熟人在后来提起他的名字时曾如此形容。他与人相处的方式独树一帜，那双眼睛始终躲在歪歪斜斜的眼镜后面看人，尽管仍带有些许合理的、善意的疑虑，却也缓缓点头回应。这就好像一个正在接客的烟花女，忍耐着听客人念一首关于丘比特的十四行诗。卡索的这种态度，就像在事情成为定局之前，先给你机会修正自己先前的说法。

过了半晌，他停下手中的笔，抬起头来。

“不过，您的研究领域不只是通俗小说而已。您也是其他方面的知名评论家……”他踌躇了一会儿，搜寻合适的措辞，“我指的是比较严肃的议题。连大仲马都认为自己的作品属于轻松易读的文学……这种说法听起来倒是有轻视忠实读者的意思。”

以退为进，果然是高招！这就是他的招牌伎俩之一，像罗康博尔那样

以摊牌取代叫牌。他从间接相关的议题出手，表面上无意攻击，其实是在暗处节节进逼。对方被逼急了，赶紧出言驳斥和辩解，正好让他趁机搜集更多资料。我也不是昨天才出江湖的新手，对他这种伎俩一清二楚，即使如此，或正因为如此，我感到烦躁。

“别落入世俗的窠臼。”我不耐烦地答道，“没错，很多连载小说的确跟废纸没两样，但是大仲马的作品等级高多了……在文学领域里，时间是一场海难，能幸存的作品全凭上帝看顾，我怀疑还有哪个小说英雄能像达尔大尼央和他那群伙伴这样安然生还，可能也就是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吧……确实，《三个火枪手》是标准的连载小说，这样的作品势必有其缺点，但是，这部小说的确是上乘之作，其水平远超过其他同类型小说。即使读者喜好已经改变，有些情节在现在看来略嫌夸张可笑，但是书中描述的友谊和历险历久犹新。好像自从乔伊斯出现之后，我们就不得不跟莫莉·布卢姆^①打交道，在海难后只能放弃海滩上的瑙西卡^②似的……您读过我那篇论述《星期五或指南针》吗？既然要探讨尤利西斯^③的故事，那去读荷马的史诗原作不就得了？”

这时候，我提高说话的音调，并观察卡索的反应。他不发一语，嘴角微微上扬，但我还记得先前引用《美人如玉剑如虹》时他那种神情，我想，我抓对方向了。

“我懂您的意思。”卡索终于开了口，“巴尔坎先生，您的观点非常有名，而且充满争议性啊。”

“我的观点之所以有名，那是因为我刻意要语出惊人。关于您之前提到大仲马轻视忠实读者这个问题，或许您有所不知，在一八三〇年到一八四八年的七月革命期间，我们这位《三个火枪手》的作者也加入作战行列，并且还掏钱资助加里波第购买军需……您别忘了，大仲马的父亲是鼎鼎大名的共和党将军……他那个人向来是热爱百姓和自由的。”

① 爱尔兰大文豪乔伊斯小说巨作《尤利西斯》中主角布卢姆的妻子。

② 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一位公主，在海滩上遇见在海难中生还的奥德修斯，并帮助了他。

③ 奥德修斯的罗马名字，乔伊斯以此为小说书名。

“不过，他对史实的尊重似乎少多了。”

“这根本没什么。您知道他怎么回答那些指控他‘玷污’历史的人？他说：‘没错，我玷污了历史，但是我为历史创造了美丽的产物。’”

我把手中的钢笔放在桌上，站了起来，然后走到占据书房整面墙壁的玻璃书橱旁，打开了其中一个书橱，抽出一本深色皮制封面的书。

“如同所有的讲故事高手一样，”我继续说，“大仲马是个大骗子……对他了解颇深的达什科娃公爵夫人在其回忆录里曾经提过，大仲马只要随口编造一段奇闻轶事，大家会以为那是真实历史。就拿红衣主教黎塞留来说吧，他是当时的伟人，但是在大仲马狡猾的笔法下，我们所读到的他的形象完全被扭曲成邪恶小人，形貌粗鄙，面目狰狞……”我转身看着卡索，那本书就在我手上，“您知道这本书吗？这是十七世纪末的剑客加蒂安·德·库尔蒂兹·德·桑德拉的作品，是对真实的达尔大尼央的回忆，即夏尔德·巴兹-卡斯德尔莫，达尔大尼央伯爵。他是个加斯科尼人，生于一六一五年，他确实是个剑客，不过，他和红衣主教黎塞留并非同一个时代的人，与他同期的主教其实是马萨林。伯爵于一六七三年逝世，他和小说里的达尔大尼央一样，就在即将受封元帅勋位时，却战死在马斯特里赫特沙场上……您看到了吧，大仲马就是这样玷污了历史，却也创造了美好的人物。这面目模糊、有血肉之躯的加斯科尼人早就被历史遗忘，但是我们这位天才小说家却把他变成了不朽的传奇人物。”

卡索端坐在那儿聆听着，我把书递给他，于是他满怀好奇地小心翻阅起来。他缓缓地翻过一页又一页，动作非常轻巧，除了书页边缘之外，指腹根本没碰到页面。他偶尔停顿下来细看某个名字或某段文字，镜片后的双眼迅速精准地游移着。过了片刻之后，他在记事本上写下这本书的资料：“《达尔大尼央先生回忆录》，加蒂安·德·库尔蒂兹著，一七〇四年出版，P. Rouge 的版本，共四册，12开^①，第四版。”接着，他把书合上，定定地望着我。

“您刚刚说了，大仲马是个大骗子。”

“没错。”我一边回应他，同时也坐了下来，“但他是个天才。换了别人，

① 12开，指17.5×11.8厘米。与国内开本计算方式不同。